

【浮生】

## 浪漫的豆花

□马海霞

豆花是我的发小，命运对她有些残忍。大四那年，豆花得了重病。同学们毕业那天，豆花出院，架着双拐。同时“毕业”的还有她相恋四年的男友，男生见豆花落下了残疾，再也没联系过她。

“医生说，我这病最好不要生孩子。”豆花说这话时，毫无表情。我知道她异常难过。出院回家后，豆花就没出过门，怕人议论看“笑话”。

我经常去找豆花玩，只要她父母不在家，我就和豆花炒两个小菜，以茶代酒喝一壶。那段时间，我也郁闷，职场新人，在单位处处遭排挤，特别是有个上司老给我穿小鞋。那天，我越说越气，几盏茶下肚，和豆花打赌：“你若敢架着双拐围着村庄走一圈，我就敢和那个草包上司拍桌子。”豆花说她敢，当即就架着双拐出了大门。这是一个夏天的傍晚，外面乘凉的人很多，我和豆花排排走，豆花只管微笑，我负责替她跟路人寒暄。路上豆花不停地问我：“有人看我吗？”我回答：“当然有，你今天走出来，说你卧床不起的谣言不攻自破了，亮瞎了路人眼。”

豆花成功走出了第一步，胆子越来越大，要我请她去县城吃饭，因为我打赌输了，我没敢和上司拍桌子。那天是豆花出院后第一次骑自行车进城，别说一顿饭，输几顿饭我也乐意。

豆花的身体日渐好转，由双拐改为单拐，到后来彻底扔了拐，这期间至少经历了五六年。青春岁月的忧伤挥之不散，催婚又提上了日程。我是高不成低不就，豆花则一直在低就，介绍人给她介绍的男方大多条件比较差。每次见面，豆花都打扮得花枝招展，但都被我破坏了。我认为豆花是个好姑娘，她应该有更好的伴侣。

豆花扔了拐后，走路还是有点跛，择偶市场依然对她不友好。我劝豆花先养好身体再考虑此事。一天豆花跑到网吧上网，竟然认识了一个离异男。我劝豆花慎重，别被人骗了。

我让离异男请我吃饭，要替豆花把把关。我们仁要了一瓶白酒，离异男说：“我干了，你们随意。”我和豆花不会喝酒，还是以茶代酒，我俩喝一口茶，离异男就喝一口酒。这顿饭，豆花说我特别絮叨，审贼一样审人家，而且同一个问题重复问了三次，豆花笑我喝茶喝醉了。我说：“你知道啥呀？酒后吐真言，我重复问他，是看他回答是否一致，若是编的，肯定前后对不上，有漏洞。可他三次回答都一字不差，看来是实话。”离异男虽然家贫，但他和豆花能聊到一块去，我“面试”通过，同意豆花继续和他交往，多了解一下。

豆花结婚后，日子过得艰难，但她每次回娘家脸上都挂着笑。她说，虽然住出租房，天天炒土豆丝吃，但每天晚上她都陪老公喝点小酒，茶杯碰酒杯，能碰出情调，也能碰出浪漫——这豆花，真有闲情逸致呀！

豆花和丈夫感情很好，日子过得不急不躁，后来两口子一起去市里做小买卖，开始也就赚个零花钱，几年后生意越做越大，买了车，买了房。去贺乔迁之喜，豆花拉着我看她的厨房，厨房窗户正对着人工湖，一张红色餐桌靠在窗户旁。豆花说，晚上老公回来，她把饭菜做好，一人持一杯红酒，边聊边遥望星空，有时哪怕不说话也感觉十分幸福。

豆花爱在餐桌上搞点小浪漫，会制造浪漫的女人，幸福指数肯定高。心情好了，身体也大有好转，豆花的腿也不跛了，还生了个漂亮的女儿。我跟豆花开玩笑说，爱情的力量总能创造奇迹。豆花说，感谢当年我陪着她，让她有胆量架着双拐走出家门，越走越远，直至遇见幸福。

豆花说，好好吃饭，保持乐观，凡事到最后必将皆大欢喜；如果没有，那就是还没到最后。跟命运，一定要较这个真。

（本文为自由写作者，山东淄博人，《特别关注》《微型小说选刊》签约作者）

【实录】

## 阿勒泰的光



【读心】

## 所谓执念

□丹萍

前段时间我和朋友去贵州平坝看樱花。因为樱花的花期特别短，加上这景区近一两年非常“网红”，我们就知道肯定是人山人海，有点忐忑。这是一对矛盾，最好的，一定人多；想人少，就不是最好。

如果一定要二选一，我坚持各种事情都“错峰”，上午去电影院看电影；暑假过了才开始游泳；别人都是在大年三十之前回到家，我则往往选择这个时间在路上。经常走在荒山野岭，因为不是合适的时间从而显得平淡无奇的风景中，隐隐觉得自己有一点高明。

平坝的樱花园真是大，漫山遍野，一望无际。当然人也是真多，热热闹闹。看花的时候，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：人少又怎么样呢，人多又有什么不好呢？花还是花，我还是我。

我们坐在河边望对岸的花海，一阵风过，樱花纷纷落成粉白的花雨，可以听见游人的欢笑声，也可以听见花瓣落地的簌簌声，动静两相宜。这时，这里、这个人，都是对的。那就是来对了，应该凑这个热闹，不算看不起热闹。

这么说，那些日常的算计和逆行，往往顾此失彼，或许也是一种笨？

我买了一双蓝色跑步鞋，可以搭配裙子，也可以搭牛仔裤。因为太百搭，解题能力太强，这双鞋的利用率很高，都穿破了。我想再买一双，遍寻无果，让身在国外的芊如帮我去找，因为我觉得没有这双鞋，很多衣服都没办法穿。芊如说不至于，你就穿你现在的鞋就行。她坚持说行，我试了一下，果然可以。

放弃这双鞋子的复购，可能会成为我个人时尚史上的分水岭。因为我以前会觉得衣服、鞋有严格的搭配，心里有很多规则，比如蓝鞋子上有橙色的条纹，我有一条蓝色裙子的走线恰好也是橙色的，我就觉得这鞋和这裙子之间有点默契，生死不离，必须一起穿，其他鞋子怎么也不搭。

现在我感觉，没人在这莫名其妙的天作之合，既然都是我买的，肯定在底层的逻辑上已经自成体系了，谁和谁搭起来，都没什么问题。于是，这段时间，我打开衣柜，鞋柜，穿什么的灵感扑面而来，季节的限制也不存在，海阔天空。那些好看或者不好看、对或者不对的想法，都是妄念。

昨天我当了一次心理医生。朋友说她和她妈妈刚吵了一架，事情很简单，放假了，她就在微信转了一笔钱给妈妈，算是节日费，结果妈妈推三阻四不要。

妈妈会怎么说呢？这我太熟悉了——我不要。你们也不容易，花钱挺多的。不用给我了，我也没什么地方花钱……这种情形我也都经历过，我也生气过。

我就问朋友，你期待的回答是什么样的？她说不出来。我说，你看这样是不是可以——谢谢你女儿，这真是太棒的节日礼物了，你这么让我感觉我很幸福，真开心。朋友说，行，挺好。

我说，如果她不是这样的妈妈，就不要指望她变成这样的妈妈。谁能猜中你心中的答案呢？

那天我给小学生上课，讲“团队”，天上地下讲了一通，疯狂暗示，明示，然后问：“所以大家发现没有，团队成员要有共同的什么啊？”大家说：“想法”“时间”“工作”……

“是目标啊，孩子们！”不过我学会了这个工作方法，如果有人问“目标”，我就说：没错，说得很棒，同学们，是目标啊；如果没有人猜中这个答案，我仍说：没错，回答得都很棒，同学们，是目标啊！

以上，是关于破除执念的一些经验。50岁之后，日退一步。

（本文为资深媒体人，曾供职于南方都市报、网易）

□李晓

去年秋天，我的幺叔突发脑溢血住院。起初，在重症监护室住了一周，但幺叔命硬，比老家的石头还硬，没几天便从重症监护室转到普通病室，后又转到康复医院做康复治疗。

一个半月后，幺叔出院了。从医院走出来，幺叔抬头望，阳光微微有些晃眼，他呜呜地哭出了声。幺婶问，你哭个啥？幺叔回答，哭我没死，又看见太阳了。

幺叔出院后，身体处于瘫痪状态，左手、左腿完全无力，需要人照顾。幺叔问幺婶：“这手和脚，还是长在我身上吗？你帮我拍拍。”幺婶用力拍他的左手，左腿，幺叔说：“不疼，不疼。”

幺叔在家里窝着不愿意出门，他是个爱面子的人。那天，他对幺婶说：“我这个样子，真让他们看笑话了。”“看啥笑话，人这一辈子谁敢保证没个三长两短？”幺婶安慰说。“让你受委屈了。”幺叔抓住幺婶的手，满眼是泪，“原来说好的，老了以后我来伺候你，看我说话还是不算数了。”

幺叔白天吃药、吃饭，需要幺婶照顾，晚上睡觉更是折腾不已，一晚上反复翻身起床，说身子疼，说心里闹得慌。幺婶没一句怨言，但不到一周，她就明显变得憔悴苍老了。

幺叔对我说：“这辈子啊，我是来向你幺婶讨债的。”他对自己给幺婶带来的麻烦感到深深愧疚。

有一天，幺叔对幺婶说：“你把存折给我，看看还剩多少钱。”幺婶老老实实回答：“你住院，报销后自己花了11万。”我见幺叔的嘴角扯了扯，他是心疼了。

幺叔这一辈子不心疼命，心疼钱。他70岁那年的目标是银行里攒上50万元，眼看着目标就要实现了，疾病没预兆就来了，这拦路一劫，幺叔银行里的钱快速下降，这是在割他心头的肉。看见幺叔心疼钱的样子，幺婶说：“人死了，钱存在银行，又有啥用？”幺叔说，道理是这样，但一个病花这么多钱，实在是不划算。

整整一个多月，幺叔就没出过家门，他在家靠一个小板凳支撑着勉强行走，摇摇晃晃的每一步，宛如跨过巨大的地缝。剩下的大把时间，他就躺在轮椅上，耷拉着头不说话。外面的世界，靠幺叔去幻想，大面积地膨胀，又大面积地萎缩。比如他想象着小区里那些邻居在议论他如今半瘫的情况，脸上露出幸灾乐祸的表情。这些想象让他长吁短叹着凉薄的世态人情。

幺叔问幺婶，我在医院昏迷时，有哪些人来看过？幺婶说，没几个人。幺叔神态悻悻地说，我就知道这情况。

“老王没来医院看我？他是我最好的朋友啊！”幺叔问。“没来，或许他有更要紧的事。”幺婶帮老王找理由开脱。

幺叔几乎是愤怒了，他嘶哑地吼

叫出声：“在我最危难的时刻，命就差一点没了，老王却没来见我一面，真是一个狠毒的人，我要与他绝交！”感到深受伤害的幺叔，涕泪交加地诉说起他对老王的种种好来，比如借钱5万给他买房，比如家里每次做红烧肉都给他端一碗过去，比如老王有次想不开说自己想跳楼，幺叔劝阻了他。

有段时间，幺叔的内心灰暗到没了一点光。幺婶对我说，侄儿，只有辛苦你了，你要常常来看看他，你会说话，多安慰安慰他。

那天，我去看望幺叔，告诉他某种癌症可以攻克了，某卫星又要发射了。幺叔却高兴不起来，突然跟我探讨起死亡的话题。幺叔问我，侄儿，假如我死了，这里的大地是不是重心不稳了？少了一个人，呼吸的空气是不是又要重新分配一次……

我感到，这些奇奇怪怪的问题让幺叔心里仿佛悬吊着一个沉沉的铅球。

我安慰幺叔，好好活着，亲人们都没嫌弃你，没丢下你。我甚至恐吓他：“你要是真的不在人世了，过不了一个月，亲人们也会把你忘了。”幺叔恍然大悟：是呀是呀，是这个道理啊！

让幺叔走出家门的，还是他最好的朋友老王。一个月后的一天，老王来到了幺叔家，他不停地给幺叔道歉。老王说，他去上海的女儿家住了3个月，刚回来，要不是碰见幺叔，还真不知道幺叔出了这么大的事。老王带来了慰问，还带来了一家康复治疗中医馆的详细信息。

幺叔和老王一起，推着轮椅护送幺叔到那家中医馆做针灸康复。两个月后，幺叔的情况似乎有了一点好转，他可以离开拐杖，在小区林荫道上歪歪斜斜走上一小段路了。老王在旁边给幺叔鼓掌加油。

幺叔依旧关心着老家的庄稼长势，他想回老家去看看。他的儿子开车送他去，我同行。布谷鸟在山林里欢叫，天蓝得仿佛要滴落下来，金黄如蜂蜜流淌的阳光下，没有了5月麦地的燃烧，那里成了农业开发业主们承包的果园。幺叔有些忧虑，他说，土地里还是要种稻谷、小麦、玉米、红薯，这些东西才能喂饱肚子。

前不久的一天晚上，我去看望幺叔，他正观看央视一套的电视连续剧《我的阿勒泰》，看得专注，简直达到入迷状态了，他连连感叹阿勒泰的风光好。幺叔跟我交心说，侄儿啊，要是能去一趟阿勒泰该多好，如果能去一趟，就是死，也值了。

我清清楚楚地看见，幺叔平时浑浊的眼神里，溢满了闪闪的光。遥远的阿勒泰啊，成了幺叔心中的诗和远方。

（本文为中国散文协会会员，出版有散文集《时光底片》等，现供职于重庆市万州区五桥街道办事处）